

起点中文网

起点中文网
www.cmfy.com

异度坊

异度坊

吹灯 过路阴阳

之 同人

老头儿怕过年 著

◎鼎力首推全国大奖作品◎

新盗墓——探疑冢，下阴地，绝非仅凭一身胆气；
阻玄穴，献今身，只为匡扶人间正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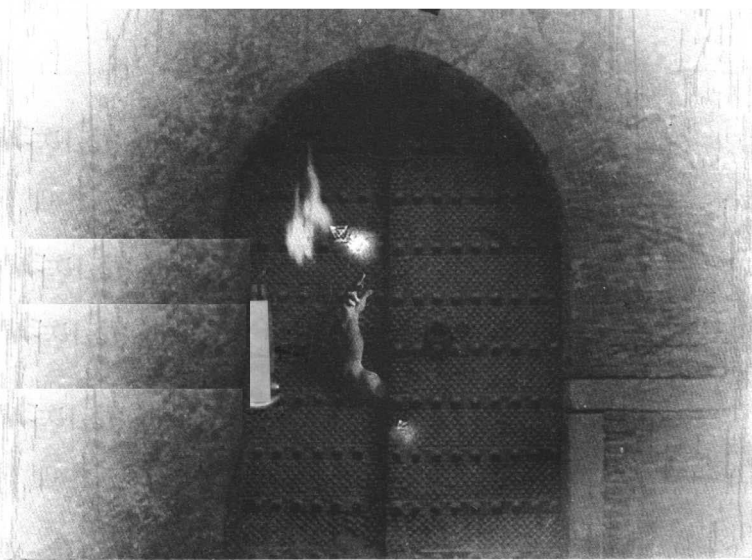
珠海出版社

7247.5
-2421

鬼吹灯 之 过路阴阳

同人

老头儿怕过年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过路阴阳/老头儿怕过年 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

2007.10

ISBN 978-7-80689-835-2

I. 过… II. 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59725号

鬼吹灯同人之：过路阴阳

作 者：老头儿怕过年

终 审：吕唯唯

责任编辑：徐菁菁

策 划：上海新华传媒

发 行：上海新华传媒中盘事业部

文字编辑：朱新开

版式设计：酒心堂·堂主

出版发行：珠海出版社

地 址：珠海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

邮 编：519001

印 刷：北京汉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×1092mm 1/16

印 张：19 字数：310千字

版 次：2007年12月第1版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80689-835-2

定 价：28.8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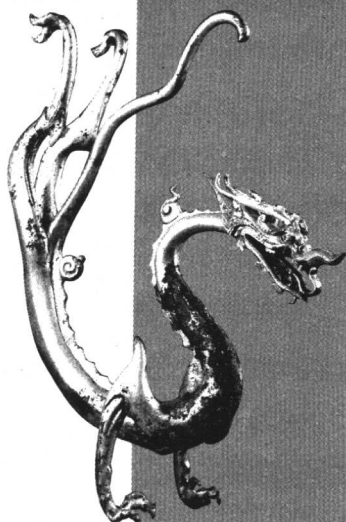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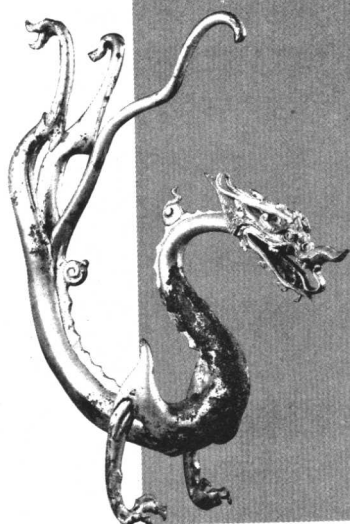
- 第一章 鬼吹灯 /1
- 第二章 阴毒踏财 /6
- 第三章 索命 /14
- 第四章 过鬼市 /25
- 第五章 黄肠题凑 /35
- 第六章 斗道 /45
- 第七章 走西口 /54
- 第八章 百怨困宅 /60
- 第九章 曹操疑冢 /67
- 第十章 半仙的困惑 /76
- 第十一章 有容乃大 /84
- 第十二章 曹操托书 /92
- 第十三章 千古奇穴 /98
- 第十四章 天雷惩戒 /107
- 第十五章 太平道 /118
- 第十六章 疯婆子 /130
- 第十七章 人牲 /140
- 第十八章 萨满主神 /147





目 录

- 第十九章 地龙 / 157
- 第二十章 现天机 / 165
- 第二十一章 鬼门关前 / 174
- 第二十二章 杀身魔煞 / 184
- 第二十三章 坠龙之说 / 194
- 第二十四章 厌胜之道 / 204
- 第二十五章 祭龙节 / 213
- 第二十六章 彗星拦路 / 221
- 第二十七章 被迫忽悠 / 228
- 第二十八章 鬼府小宴 / 234
- 第二十九章 精明过头 / 242
- 第三十章 蛟女又现 / 250
- 第三十一章 各奔东西 / 259
- 第三十二章 父子重逢 / 267
- 第三十三章 天剑开龙祖 / 275
- 第三十四章 火兽突袭 / 282
- 第三十五章 蚩尤之子 / 289
- 第三十六章 埋骨之殇 / 294





第一章

鬼吹灯

为民是个苦命的孩子，3岁没了爹，9岁死了娘，七姑八姨没有，叔叔舅舅全无，小小年纪就改姓过继到了老孙家。

说起这个老孙家，还真不是一般的家大业大，全屯子270户有60多户都姓孙，还都是同宗亲戚，祖上是从山东逃难来的关外，落地生根开枝散叶，一住就是百十多年。

收养为民的是孙家的一个老光棍汉，人称孙拐子。孙拐子8岁的时候，家里父母兄弟看他可怜，知道他以后靠天种地是不行了，就省吃俭用凑出钱来，打算送孙拐子去城里学门手艺糊口，没曾想，也不知道孙老汉中了什么邪，领着瘸儿子一进城，就连钱带人都交给了一位阴阳先生。

等孙拐子学成本事开始走村串镇算起命的时候，新中国成立了，这算命的营生可没人敢做了，孙拐子没办法只好回到了村里。

文革结束后，孙拐子又开始不安生起来，干起了他的老本行，偷偷地帮着村里人瞧病驱邪，但本事还真有点，也看好不少人，名声也在十里八乡传开了。原本对孙拐子瞧不上眼的孙为民，也开始注意起了自己的新老爹，冷漠的态度也改观了很多，时不时爹长爹短的喊了起来，直喊得孙拐子喜上眉梢，话也多了起来，开始给孙为民讲些阴阳八卦、天干地支什么的，到后来又教他看起了易经。

初中毕业后，孙为民弃学在家专攻起算命。靠着算命瞧病的本事，爷儿俩过得还不错，一年下来还能尝上几次荤腥。

就这样，孙为民转眼就二十出头了，村里的同龄人大都是婆姨煊炕、孩子一地了，但他还是孤家寡人一个。这也实在是没办法，虽然改革开放也七八年了，但村里人的观念还是没有多少改变，像孙为民这样从不种地只知道骗人的懒鬼穷汉





谁愿意找啊。老爹孙拐子当然也急得要命，天天盼孙子盼得都说梦话，有事没事就拖人给孙为民说亲，但都是没有下文。

这天，孙拐子把孙为民叫到了屋里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为民啊，你若再不移居他乡，恐怕难有出头之日啊。我看你明天就走吧，出去见见世面。”说完，把30张大团结扔到了孙为民的面前。

孙为民很是惊讶，心惊肉跳地盯着花花绿绿的票子，心里奇怪老爹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，这都够拿去买套“四大件”了（那时候的四大件，自行车，手表，收音机，缝纫机）。他一边小心地用手指头触摸着大团结，一边疑惑地问道：“我走了，爹您怎么办啊？”

孙拐子好像对自己儿子的优柔寡断很不满意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不打紧，老头子我也不闲着，我往东，你往西，我们各奔东西吧。”

后来任是孙为民如何说，孙拐子也不同意爷俩同路，只是嘱咐他出去以后要多积阴德，莫泄天机。无奈之下，孙为民只好接受现实，做起了自己的打算。

当天晚上，这对过路父子抓着茶缸、搂着酒瓶畅谈了很久，孙拐子说的无非是些出门在外的见闻和需要注意的事项，而孙为民说的则是行当里的事，他想要在分别前多和老爹学几手，艺多不压人嘛。俩个人就这样一直喝得睡死过去，到第二天中午才清醒过来。

下午的时候，分别在即，孙为民禁不住哭了起来，十几年的朝夕共处就是狼崽子也该养出感情了，何况他这个大活人呢。老爹孙拐子也是感动得不得了，不停地用冒着油光的破衣袖擦拭着泪水。最后，在老爹的一再催促下，孙为民脆生生地磕了9个响头后才依依不舍地上路了。他也不知道该去哪里，只是记着老爹的嘱咐：多积阴德，莫泄天机。

孙为民离开老爹已经三年多了，三年里，他走南闯北也去过不少地方，已经不是当初那个见了汽车也要研究轱辘的傻小子了。在这三年里，他靠着学来的阴阳本事，帮人驱病治邪、起坟下葬、点选宅邸，没少积阴德，对阴阳这个行当的具体实践也了解了七七八八，更见识过很多常人无法理解和不可想象的事情，本事随之增长不少，在行当里也有了名气，人称“小阴阳”。

阴阳先生也可以叫做风水先生，看风水其实就是看阴阳。这个世界上本来就存在阴阳两个接口，例如，凸为阳凹为阴，背为阳胸为阴，男为阳女为阴，砂为

阳水为阴……归根结底，风水是阴阳作用的结果。阴阳不交合是不会产生风水效应的，正所谓：阳从左边团团转，阴从右路喜相逢，谁人识得阴阳理，何愁大地不相逢。

手艺好的阴阳先生可以断生死、道天机、除邪煞、过阴曹，可以救人度命、去灾免祸……但这样的高人很少显露于世，更不愿扬名在外，多是流于世间暗积阴德，或深归乡里不问世事。而那些抛头在外置摊于市的阴阳先生，反倒很少有真本事，大都是些对易经八卦只是略知一点点，甚至是一无所知的招摇诓骗之徒，这样的人在行当里被称为“蓝道”，反之为“红道”，意有真才实学之辈。

当然，也有极少数有真本事但又好财贪金靠手艺敛财的，但这样的人往往都是请“师傅”的，玩过火了，“师傅”一发怒，丢了手艺不说还会遭报，下场往往不会太好，倒不如那些全无手艺只靠障眼巧舌、察言恫吓之辈活的轻松。其实这些“师傅”大都是地仙，如蛇娘娘，黄大仙等。

孙为民跟拐子老爹学的是正经手艺，是凭学问练本事、靠悟道而入道、以历练为修行，所以对阴阳五行、易经八卦研究得都很深。至于现在他的本事有多大，那只有他自己才知道。

这天，孙为民来到了北京，这个历史悠远的都城让孙为民眼前一亮，真可谓：燕山最高，象天市，盖北平之正结，其龙发昆仑之中脉，绵亘数千里，龙势之长，垣局之美，于龙大尽，山水大会，带黄河、天寿，鸭绿缠其后，碣石钥其门，形胜甲天下，依山带海，有金汤之固。

孙为民这次来北京，除了想见见世面，还想转转潘家园古玩市场。几年下来，孙为民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手艺太差，很多大麻烦应付不了，指望着从市场里刨出点真经来，也好壮壮胆色，加加分量。

当孙为民晕头转向地赶到古玩市场的时候，天已渐暗错过了时辰，市早已收了。隆冬的街道上行人寥寥无几，只有冷风吹打着房檐“呜呜”作响，把孙为民的大好心情也吹得从心底凉到了脚底。

孙为民盘算着，先找个地方填饱肚子在说吧，而且晚上的住处还没着落呢。他拐过街角寻着招牌进了一间不大的饭馆，店里有4张桌子，没有一个顾客，显得很冷清。屋子里光线也不是很好，只点着一个40瓦的灯泡。在屋子中间立着一个大铁炉子，上面坐着一只已经熏成黑壳黑盖的铝壶，壶嘴“哧哧”地冒着热气。这





昏暗的感觉加上小饭馆特有的浓重油烟味，让孙为民感到很不舒服，食欲也不由得打了折扣。

这时，一位三十多岁戴白帽子、穿白褂的大姐很热情地迎了上来，“大兄弟，来屋里坐。”

孙为民一听口音感到很亲切，知道这位大姐是东北人，和自己也算是个老乡了，就随着她进屋坐到了一个靠近炉子的位置。

“大兄弟吃点什么啊？饺子，还是包子？俺们这儿也能做汤面。”那位大姐一边说着，一边用抹布擦拭着孙为民身前的桌子。

“饺子吧，来半斤就好。”孙为民说道。

“酒呢，喝什么酒？你一个人要不来点散酒吧？”这大姐倒是自来熟，也没等孙为民答话，酒杯就已经摆到了孙为民面前。真是东北人的习惯：饺子就酒，越喝越有。

没办法，这架势让孙为民也不好推辞了，只得又要了3两散酒。不一会儿饺子就端了上来，孙为民也不多话，任由那位大姐东一句西一句地问着，他支支吾吾地答着。

就在孙为民觉得这大姐热情到影响他正常吃饭的时候，饭馆门一开，又进来了两位，都是三十五六岁的样子，个头不算高但都很结实，其中一位还属于发福的那种，大屁股往那儿一坐，凳子都吱吱作响。

有了这二位，孙为民终于得了清静，安心吃起了饺子，也再不理睬其他的了。

就在孙为民吃完打算起身结账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进来的这两位有些不对头，不由得仔细打量起来，这一看还真看出了不对，倒不是这两位长的有什么特别，只是此二人阴气很重，看年纪本应该是火气正旺之时，哪来的这么大阴气？孙为民不禁疑惑，尤其是那个稍瘦一点的，可以说是阴气缠身、煞气外泄，十有八九是让不干净的东西跟上了。

孙为民本想上前搭话，但又觉得唐突，只好又坐下一边思量一边倾听二人的谈话。

只见那个胖子一边拼命地往嘴里塞着饺子，一边嘟囔道：“老胡，这趟摸的东西什么时候出手啊？我现在可是一穷二白就差上山打游击了。”看样子，还真是很穷，他说完抬起断了底的棉鞋，继续埋怨道：“看看，马上就要分家了，这要是夏

天，准往里灌水。”

“我说胖子，你就这点出息？人民白培养你了，资产阶级是要不得的，一穷二白有什么不好？再说，夏天你还穿棉鞋啊？”老胡一边教育身边的胖子，一边也拼命扫荡盘中的饺子，生怕比胖子少吃一个似的。

“得了吧，人民可没培养我去摸什么金，都怨我自己识人不明上了贼船，这给地主打长工，难有出头之日啊。”

“得得，你以为这东西我拿着不扎手啊？也不知道撞了哪门邪，这东西就是出不去。还有，这几天总觉得好像有人跟着我，晚上睡觉背后都冒凉风。”

“啊，不是那个大粽子追来了吧？这么远没可能吧？”胖子吃惊地问道。

“少胡说，吃着带馅的都塞不住你这张臭嘴，当初在岗岗营子就应该把你喂了人熊。”老胡一边说，还一边用饭馆的红筷子指着胖子。

“就那笨家伙……”

话听到这里，孙为民也明白了个大概，看来这两位是倒斗的，白话就是盗墓的。难怪阴气这么重。做这行当极损阴德，又长期出没于阴霾之地，招惹上不干净的东西也是常事，看来这两位是大难临头自不知啊。

孙为民并不想惹麻烦，他知道在京城这样龙气汇聚的地方，出没的一定不会是什么软柿子。想到这里，他匆匆结了账打算尽快闪人，但出门路过那两人身边的时候，他还是不由得用手艺探了下深浅。这都是职业习惯，不看个一二总觉得心里怪痒痒的。

一探之下，那个胖子还好，阴气虽重但邪未入骨，瘦点的那个就不太乐观了，顶上三阳已经灭了兩盞，鬼上身怕是不远了。要知道，人生自带三盞灯，阳火不灭阴难侵，看那个瘦子不像有病的样子，但阳火已灭了兩盞，一定是中了鬼吹灯。

其实，这鬼吹灯和倒斗点灯是两回事。人一落地，自带三盞阳火，一盞在头，兩盞在左右肩，长亮不熄，只有在煞气缠身或是阴风侵体的时候，如害病、临灾、遭劫、撞邪等便会灭灯，要是三灯俱灭这个人就交代了。而这个瘦子兩肩的灯已经灭了，看他阴邪侵体的样子，定是让不干净的邪物吹了二灯，行当里称作——鬼吹灯。

孙为民暗算，今是十月癸丑日，正是阴错之日，看来这二位今天就要倒大霉，“罢了，我就帮他一帮吧。”孙为民暗叹道。





踏财

既然打定主意帮这二人，孙为民就不得不考虑方法问题了，倒斗的人毕竟也属于贼，取得贼的信任可不是件容易事，说服他们配合自己看来希望不大，那只好换个方法了。孙为民一边盘算，一边和饭馆里的大姐搭起了话。

“大姐，这古玩市场每天什么时候开市啊？”孙为民询问到。

“晌午就开了。怎么，大兄弟是要出物件？”在这位大姐看来，孙为民可不像来淘物件的，一身土腥气的他，倒很像是发了歪财的乡下小哥。

“不，不是的，我只是想看看。”孙为民故意装做让人道破底细的样子，不自然和紧张的神情都挂在了脸上，让人一看就有种没见过世面的感觉。

这位大姐倒是个实诚人，但不知道体谅人，继续大咧咧地道：“呦呦，看把你吓的，大姐我又不是开黑店的，还能吃了你？”说着，就笑了起来。只见她提起炉子上的旧铝壶，逐一为那两位客人添了些热水，又继续道，“大姐我是怕你让人骗了。我也是乡下出来的，这城里人尤其是做买卖的，都鬼精鬼精的，嘴又能白话，就是个土疙瘩也能让他们说成宝。前些天，就有个老外花了上千元请回去个泥菩萨呢。你这样进城卖祖宗物件的乡下人我可见多了，搞不好钱没赚上，人还要被困在这大北京。”

听了这话，坐在旁边的胖子坐不住了，很不满意地嚷嚷起来：“我说刘大妹子，你可不要一杆子打死一船人，像我和老胡可都是本分的生意人，‘抄一号’、‘埋地雷’的事情我们可没做过。”说完，胖子还偷眼看了看孙为民。

这“抄一号”是古董行当里的行话，意思就是捡漏儿，即用很少的价钱买到很值的物件。说白了，就是遇到了“羊儿”（不识货的主）后就昧着良心捡便宜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“抄一号”也是凭眼力和运气吃饭，若碰上“埋地雷”的打了

眼，也得要自认晦气。

“埋地雷”，说白了就是拿假冒伪劣的物件蒙人。

这时候，那位大姐意识到自己当着姓人说了短话，忙道：“那是，那是，谁不知道胡兄弟和王兄弟是出了名的实诚人。”大姐一边说着，一边像是又想到了什么，忙对着孙为民继续道：“对了，大兄弟，你要是真有什么祖宗物件，让这位胡大哥帮你瞧瞧，大姐担保你找他错不了。”

要说物件，孙为民的粗布包里还真有一个，这东西也有些来头。

话说今年夏末，孙为民晃荡到山西境内。晋地历史悠远加之古迹颇多，让孙为民大为心折，他这人就喜欢寻古访奇，更愿意研究古代建筑，当然他主要是想看看古人风水定穴的门道。很多东西，不亲眼看是很难明白的。

孙为民除了访些古迹外，还经常去乡下探一探，在帮人驱灾解难的同时，也赚些敬奉钱养活自己。

这天，孙为民路经一山间小村时，大感阴气结聚、煞气迎面，料定此处出了邪物，便寻迹来到一户人家前后一转，暗道：“看来是动错土破了风水，此家人八成要倒大霉，希望我来得不晚。”想罢，抬脚进了这家，只见好大一处院落，三间正房在北自不说，东侧新起一偏房，墙已起，未上梁，砖石木材乱放于院内，上面积了多时的尘土，看样子是停工有些日子了。

正在孙为民四下大量的时候，正房门一开，出来一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一米八几的个头，虎背熊腰，只是神色不振、目光萎靡。孙为民见他带着孝，便知这家已经有人去了，暗叹自己还是来晚了。

那后生见自家进来不认识的旁人，加之老人刚去郁闷在胸，不免有点莽撞，抄起一把铁锹道：“你是做什么的！找死是不是！”

孙为民一见这架势，当然也不想挨揍，边后退边说道：“大哥误会了，我只是想讨碗水喝。”

那后生一听，依然厉喝：“没水！赶紧滚！”

孙为民见是这样一个憨货，心想：算了，由他去吧，一家死光了又关我何事。正打算出门走人的时候，正房里出来一位十八九岁的大姑娘，生的一般但马尾辫子很长，也带着孝。只听这姑娘喊道：“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，快把铁锹放下。”说着，上前夺下那后生手中的铁锹立在墙边，转身歉意地对孙为民说：“真对不住了，





我这就给你端水去。”说完，对着那后生狠狠瞪了一眼，就进屋端水去了。

孙为民一看事有转机，也不忙着走了，况且他也确实有些口渴，心想看看再说。

转眼工夫，那姑娘就端出一碗水出来，并把那后生撵回了屋。孙为民接过水，正好院子里放着一个小板凳，他便过去坐了下来，边喝水边和姑娘攀谈起来。

那姑娘倒也大方健谈，也可能是最近家中出了祸事让她早想找个人说道说道吧，孙为民没花什么力气就打听到不少的事情。

原来，这家姓王，只有4口人，二老生得一双儿女过得还不错，今年本想为儿子娶房媳妇续香火，但女方家非要起了新房才嫁姑娘，可王家的儿子是独子，不好出去自己立户，王家人一商量，干脆在院子东边起座新房，这样既满足了女方的要求，也不会拆了这个家。于是在今年4月间起土开工，但不想从此灾祸不断，先是王老汉在开工半个月后就病倒了，大夫没少看，药钱也花了不少，但人还是没保住。家有白事，这红事自然要耽搁了，更不要说起新房了。

等给王老汉发完丧，老太太紧跟着也病倒了，这下村里人就嚷嚷起来，说是老王家破了风水，惹怒了祖宗。新房的事也就彻底搁了下来。王家兄妹也曾请了好几位大仙来，希望能留老太太一命，但事与愿违，到现在已经是饭不能进，叫谁看后也知道时日无多了。

孙为民知道了她家的苦处，也不在意那后生的不敬了，下定决心对姑娘说道：“这位姑娘，我早先也学过点阴阳道行，不行我帮你们看看吧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一分钱不要。不过我也不一定能行，先看看再说。”孙为民这样说是不想让人家把自己看成骗财的蓝道，他是真想管管这事，也好练练自己的手艺。

那姑娘一听，便很爽快地应了下来，还把屋子里的那后生也喊出来，好一番说服才达成了一致。

孙为民先是看了看屋里的老太太，情况虽然不好但还有救，只要破了灾再找大夫好好调理应该无事。后又来到院子中看了起来，转了好几趟已有了些眉目，便开口对那姑娘问道：“你家院子里原来是不是有棵柳树？”

姑娘一愣，但马上答道：“嗯，是有棵，大哥怎么了？”

孙为民释然，看来自己没看错，着急地说“树呢？根可刨了？”

“原来就在这里，我哥起房的时候觉得树枝碍事就伐了，根还在，就在木料下面。”姑娘一边说，一边开始搬木料，又补充道，“那树可粗了，为了放倒它，我

家还拆了东边院墙，不过因为起房反正要拆。树墩子本也想刨了，但我爹说留着做个现成凳子不错，就留下了。”姑娘说到自己过世爹的时候，不免流露出几许忧伤。

孙为民边听也边帮着抬木料，一会就看到了那个树墩，大缸口粗细，像是过了百年的样子，看得孙为民直叹气，暗道：“祸皆由此而起啊。”

现在孙为民已经料定树下有文章，但他可不敢随便起，站在那里算计了半天才对那憨直的后生说道：“伐的时候谁动的土？这人能找来吗？”

后生本来跟着孙为民和那姑娘傻听了半天不作声，现在也多少相信孙为民有些本事了，一听问话，心里也难免生出怯意，慌张地答道：“是村里的孙立新，我这就去找来。”话虽这样说，但那后生并没动，而是傻傻地看着孙为民，看来他已经没了主意。

孙为民心下苦笑，感情干砸阳火活儿的还是自己的本家，无奈的对后生嘱咐道：“嗯，路上提点酒来，不能白用人家，先招待一下再做活不迟，你去吧。”

看着后生分寸大乱出去的样子，孙为民不由又想起刚才他拿铁锹的样子，心想，这家伙原来是个纸老虎，也难怪怕他妹子了。

想到那姑娘，孙为民回神一看，这姑娘还真了得，几下工夫就把散乱的木料归拢到正房窗下，开始收拾起来。只见她虽已见汗，但气息未乱、章法有度，一双不大的眼睛挂着单眼皮，好生犀利。孙为民不由得帮她相起了面，寻思这姑娘可够“恶”的，哪家娶了去，定要阴盛阳衰了。

孙为民就这样一边胡乱想着，一边也上前帮着姑娘收拾，不大工夫就把木料摆放整齐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那后生就转回来，也把那个孙为民的本家带来了。孙为民一看跟着进来的这位，身材五短，耳小鼻糙，唇薄无肉，眉毛稀，眼睛小，长的真是对不起孙家祖宗。孙为民不免心中有气，冷眼瞪着进来这位，直瞪得那位傻在当场。可没想到孙为民还真是欺人貌丑，瞪也就算了，竟然还对着地狠啐了一口痰，愤愤地转身进了屋子。

这下那位哪还受得，火从心起，大有冲上来拼命的架势，但让王家兄妹拦了下来，虽是一番安慰，仍是怒气冲冲。

王家兄妹一看孙为民瞧不上这位，也没敢把孙立新引到正房，而是带到西边





的偏房，按孙为民的意思做起酒菜招待着。

两位后生吃喝的时候，孙为民又叫出姑娘交代了一些事，让姑娘把东边的偏房收拾出来，又铲了几锹烧白了的炭灰铺在屋子中间。姑娘倒也有心，孙为民说什么她做什么，也没多问。忙乱完还给孙为民另外送上一份酒菜，搞得孙为民很是不好意思。

天到下午日头正毒的时候，孙为民就吩咐那吃喝足了的孙立新开始干活，去刨那树根，而且不允许王家兄妹去帮忙。那孙立新由于上午遭了孙为民的白眼本就很不气愤，现在又不得不听孙为民的吩咐，就更加恼火了，但吃了王家的酒食也不好发作，只能拼着自己的小身板，把火气都发在了地上，挖起来到也不慢。

孙为民一直守在旁边，时不时还斥责孙立新几句，埋怨他过于蠢笨，搞得孙立新好几次都差点撂了挑子，还好有王家人在旁安慰，他只得忍火苦干。

这一挖就是一个多小时，地上已经掏出了一个米多深的坑，完全按照孙为民的意思，顺着老树的根而下。

突然，在坑里干得正起劲的孙立新一个趔趄栽倒，开始抽搐。孙为民一看，马上紧张地喊道：“快快，拉上来。”话着，他已跳下去扯拽起昏死的孙立新。王家后生也不怠慢，和孙为民一起把孙立新拉出坑外，只见孙立新脸色铁青，体如硬棍，混身不停地抖动，嘴里“噗噗”地喷着白沫。

“抽歪风了，这可怎么办？”姑娘一边按住孙立新，一边焦急的向孙为民询问。

孙为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毛巾，叠成棍状说道：“掐开他的嘴，不要让他咬了舌头。”说完在王家后生的帮助下，用力把毛巾塞进了孙立新的嘴里，然后猛掐他的人中。

一分钟过后，孙立新的抽搐平静下来，但嘴里还是喷着白沫，腿还时不时地蹬一下，看样子就像是要交代了一样。王家后生这时候已经没了主意，还死命地按着孙立新的身体，神色慌张得厉害。

王家姑娘也好不到哪去，跪在地上扶着孙立新的头，着急地望着孙为民，希望孙为民能想出办法。

孙为民这时候倒一点也不紧张，示意王家后生松开孙立新，然后拿出银针在孙立新的人中上轻轻扎了起来，没一会儿孙立新的气就越喘越匀，好像睡着了一般。

当孙立新醒过来的时候，目光呆滞，茫然地观望着四周，像是傻了一样。

“立新，你没事吧？我是王蒙啊！”王家后生急切地问着。

再看孙立新好像完全不认识王蒙一样，目光里投出疑惑和陌生，继续不停地向四周观望起来。

没等王家兄妹开口询问，孙为民就开口说道：“不打紧，一会就好，你们先把他扶进去坐坐。”

没了主意的王家兄妹很听话，马上就扶着孙立新进屋去了，而那个孙立新就像个傻子一样，痴痴傻傻地任由他人摆布。

舒了口气的孙为民并未停留，跳下坑里，用手划拉几下就有一个淡黄色的物件入眼，刨出来一看，是尊比巴掌还小的玉狮子，和衙门前的狮子不一样，这个狮子脚下踩的是个小孩，通体淡黄，而且双眼赤红，一看就是玉石自带的色彩。

孙为民一见此物，凉气上涌，惊道：“踏财！”

思量一番后，孙为民起出“踏财”带回东偏房，置于炭灰之上，摆好香炉红烛后，又唤来王家兄妹，道：“你们跪下。”王家兄妹倒也听话，依言跪下。孙为民取出一道符，掐指诀烧了，然后递给王家兄妹二人香烛，吩咐二人磕头上香。

兄妹上过香后，也不敢起来，都看着孙为民发呆。孙为民恍然道：“起来吧，我们去看看那位兄弟。”

三人来到西偏房的时候，抽风的孙立新已经好了很多，虽然还有点显得呆傻，但已经能认人了，问道：“我怎么到这儿？刚才我们好像刨树来着吧？”

王家兄妹二人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，尴尬地望着孙为民。孙为民一看走上前去，歉意地拍着孙立新的肩膀说道：“这位小哥，今天多有得罪了，没生气吧？我这也是没办法。”

于是孙为民就开始给这三人讲起今天的事，也算是对他们的交代吧。

原来，孙为民进王家的时候，是发现了不对，开始他以为是破了风水移了阴风，但他仔细看过后又觉得不像，看院子里的煞气倒像是中了镇物。他一试之下发现这股煞气属土，但又有一丝木气压着它。五行讲究木克土，故他才问王家以前可有树。得到答案后，他已料到了七八，决定起出来看看再说，但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所以孙为民让王家后生去喊来孙立新。

孙立新进门后，孙为民观他福禄不足，命格不硬，怕他起不得这个镇物，要





是为此丢命伤身就不好收拾了，所以对他瞪眼啐痰，要的就是激激他的火气。至于喝酒吃饭，也是一样的道理，以帮孙立新补气。即便如此，孙为民还是没料到起出的镇物这般阴狠，孙立新在树坑里一倒，他就知道“镇物”出土了。还好孙为民提前做了准备，帮着孙立新挺了过来。

三人听了孙为民的解释，都是冷汗直流，尤其孙立新更是腿肚子发软，呼吸都不顺畅起来。

孙为民一看这位本家如此不堪，暗暗摇头，安慰道：“其实也没什么，你不用担心，我送你一符，你连带七七四十九日，保你无事。”说着从身上胡乱摸出一道符来，折成法结递给孙立新。

孙立新接过符如获重生，脸上也有了血色，双手颤抖着就带了上去，看那样子对孙为民感激得不得了，竟然张口大师闭口活佛地乱叫起来。孙为民被他喊地头如斗大，尴尬难当，不得不连安慰带吓唬地把他赶回了家。

送走这位胆小的本家后，孙为民心中觉得好笑，自己本是看他心神不安，怕他回去后愁出个好歹来，就胡乱摸了个符安安他的心，没想到搞地他大有给自己磕头的冲动，看来自己还真是小看了“蓝道”的骗人伎俩。

孙为民唬人，王家兄妹自然不知道，送走那位后，两人紧跟着孙为民左右，本也想讨一张符带带，但孙为民偏偏不开这个窍，而是一个人躲进东偏房研究起那个镇物。这王家兄妹一误会，还以为孙为民是挑理讨钱呢，东拼西凑搞了80元，恭恭敬敬地给孙为民送了过来（上世纪80年代，一个工人月工资才30元左右）。

正研究出点眉目的孙为民一见到钱也有点犯傻，当然推说不要，但兄妹俩人就是不依，没办法，孙为民红着脸收了20元。

收了钱后的孙为民又继续说起了这个“镇物”。以孙为民看，这物件下了怕是有几百年了，本不是下在王家，而是自己窜来的。看着王家兄妹不解的样子，孙为民无奈只好继续解释。

镇物，说白了就是镇宅之物，如：钟馗像、张仙像、天师像等，又如中堂大“福”字，取“一福压百祸”之意；大“善”字，取“一善祛百邪”之意；大“神”字，取“一神辟百鬼”之意。

还有各种武器也算，如七星宝剑、青龙剑、古代战刀等。最为理想的是武士使用过的武器，其次是刽子手行刑用过的刀，或皇帝御赐的刀剑。